

人口老龄化与国际安全战略

初晓波

内容摘要：国际安全战略的制定者和研究者不应忽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军事及防务开支以及战争可动员人口数量。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人口老龄化对各大国和地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国际安全焦点和热点问题可能继续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持续，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可能引发新冲突。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国际安全战略 青年群体膨胀 国际人口迁徙

国际安全战略的制定者和研究者正面临着新的问题。无论强调权力与均衡的现实主义，重视格局与治理的自由主义，还是执著于观念与规范的建构主义，都无法忽视一股不可阻遏的洪流：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真正为人们所认识的人口老龄化，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银发欧洲”、“银发日本”到现在的“银发中国”，而在可预计的21世纪中叶，我们将面临着“银发世界”的严峻现实。世界卫生组织的总结非常精辟，“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也是对我们最严峻的挑战之一”。¹ 本文试图结合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现状，重点思考人口老龄化影响国际安全战略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阐述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对国际安全战略可能引发的具体影响。

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 世界卫生组织编、中国老龄协会译：《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一、人口老龄化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现状

一般认为,国际上较早使用人口老龄化的概念是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雷蒙德·珀尔(Raymond Pearl)开始。他在1940年发表了“人口的老龄化”一文,虽然这篇为纪念美国统计学会百年华诞而写的文章,很难说是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阐述,但它不仅提出了人口老龄化概念,还运用大量篇幅从人口结构(特别是出生率)的视角来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国家阵营的特点,可视为从人口老龄化角度考量国际安全战略的较早尝试,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¹而对人口老龄化认识最为重要的学者是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他于1948年发表的文章“西欧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涉及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社会负担等层面的全面影响,甚至包括人口老龄化与货币贬值、选民构成、对和平追求以及人口迁移等问题的相关性,至今对学界仍有重要启发。²此后,世界各国学者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³各个层面的研究不断深入,⁴并逐渐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共识——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必须充分估计其复杂影响,并积极应对。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界定存在较大争议,按照中国学者的归纳和总结,“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国际社会通常把年满60岁及以上的人口称为老龄人口,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⁵在研究中,学者们强调要区分动态的人口老龄化与静态的老年型人口,强调人口老龄化不是简单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是老年人口相对于少儿组人口的增加,也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变化。除了重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性变化特征之外,还需要关注其与个人衰老过程的紧密相关性,等等。⁶

1 Raymond Pearl, "The Aging of Popul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35, No. 209, Mar., 1940, pp. 277-297.

2 Alfred Sauvy,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Ageing of Western European Population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 No. 1, Jun., 1948, pp. 115-124.

3 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作的努力综述,参见党俊武:《老龄社会引论》,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第57—76页。

4 对当下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现状的综述,参见杨光辉编著:《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8页。

5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5页。

6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页。

按照一般理解,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大,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一套具体的指标体系。按照我国学者的研究和总结,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程度指标、速度指标和社会经济影响指标。而常用的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包括: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口年龄中位数、少儿人口比例、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的比值;常用的测度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指标有: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要的年数;常用的测度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指标有:少儿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等等。¹从联合国和国际学界研究的结论来看,判定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指标可以概括如下:

表1 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指标

年龄构成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年老型
65岁及以上人口	4%以下	4%—7%	7%以上
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来源: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按照这些指标来看,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联合国统计,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而同时人均寿命则不断攀升。200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6.8%,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为7.6%,而到2030年左右接近10亿人,达到11.7%(表2)。而同时少子化趋向同样明显,2000年,0—14岁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仍有30.3%,到2010年下降到26.9%,

表2 世界65岁以上人口变化趋势及占人口比例(2000—2030)单位:千人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数量	417 242	472 589	523 478	601 185	713 855	832 326	969 440
比例%	6.8	7.3	7.6	8.2	9.3	10.4	11.7

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本文所有来自联合国的数据,都是按照中等出生率(medium variant)进行统计,以下不一一说明。

¹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而2020年这一比例将降到25%，总额不足20亿人（表3），令人担忧。

表3 世界0—14岁人口变化趋势及占人口比例（2000—2030）单位：千人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数量	1 854 577	1 847 488	1 861 505	1 897 162	1 922 193	1 917 158	1 884 631
比例 %	30.3	28.4	26.9	26.0	25.0	23.9	22.7

来源：同表2。

从老少比来看，形势非常不容乐观。2000年，老少比仍停留在32.54%，但到2010年就迅速上升到40.35%，而2030年这一比例将继续上升到72.71%（表4）。此外，年龄中位数的发展也很迅猛，2000年仍在26.6岁，但到2010年就接近30岁，2030年将继续攀升至34.2岁（图1），30年内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表4 世界老少比变化趋势（2000—2030）单位：千人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60岁以上数量	603 538	666 592	759 110	890 497	1 030 539	1 193 621	1 370 386
0—14岁数量	1 854 577	1 847 488	1 861 505	1 897 162	1 922 193	1 917 158	1 884 631
老少比	32.54%	36.08%	40.35%	46.94%	53.61%	62.25%	72.71%

来源：基本数据同表2，老少比根据相关数字计算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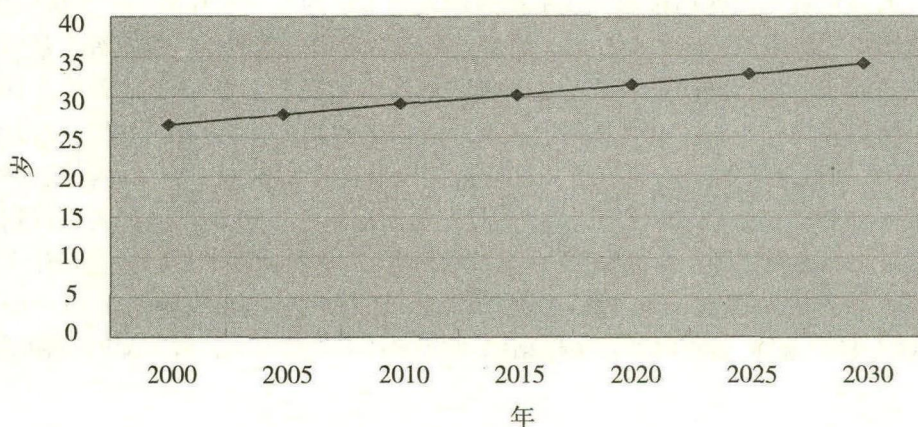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变化趋势（2000—2030）单位：岁

来源：同表2。

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抚养比,也就是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也称为抚养系数,从中可以说明每100名劳动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人口。从联合国的调查来看,总人口抚养比的总体变化并不非常明显,甚至略有下降,而少儿人口抚养比的比例则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则非常明显(表5)。如果从动态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这种变化趋势将对未来社会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表5 世界老少比变化趋势(2000—2030)单位:%

年份	总人口抚养比	少儿人口抚养比	老年人口抚养比
2000	59	48	11
2005	55	44	11
2010	53	41	12
2015	52	39	13
2020	52	38	14
2025	52	36	16
2030	52	35	18

来源:同表2。

二、老龄化如何影响国际安全战略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深远影响,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在经济领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储蓄、投资、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甚至包括住房需求、流行病防控、政治选举模式以及国家安全,等等。¹其实早在1948年,阿尔弗雷德·索维就曾在他的“西欧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中提出,“在那些遭遇老龄问题的国家里,进取精神以及支撑资本主义存在的冒险精神,将会逐渐萎缩,并代之以新的情感:对安全的追求”。²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将会对国际安全战略产生深层次影响。但这种影响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对此,国际学界意见并不一致,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老龄和平论”(Geriatric Peace)假说。“所谓假说,就是根据已知的科学原理和事实,对未知的事物现象

1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09*, ESA/P/WP/212, December 2009, p. viii.

2 Alfred Sauvy,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Ageing of Western European Populations," p. 118.

的因果性或规律性所做出的假定性解释”。¹从大量经验性事实出发,人们总结出人口老龄化将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和平,但迄今所做的研究并不足以证明这种论断的必然性,特别是在预测国际安全未来走向问题上,人口老龄化还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基本推论前提。²

(一) 人口老龄化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要素的国家实力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为重要的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是社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³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后果是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人口结构的老化,其结果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直接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质量,按照学界的研究,虽然老龄或者接近老龄的劳动力有丰富的经验,但随着年龄上升,体力、智力与记忆力都逐渐衰退,导致劳动能力及劳动速度缩减,影响产品精密程度和整体质量。而且在当代新兴产业和行业不断涌现,知识更新换代和岗位轮换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老化的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虽然当代老龄人口身体状况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程度提高,但从整体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还是负面性居多。⁴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以中国为例,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43亿人,占总人口的11%,进入老龄化的初期阶段。预计到202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16%,总数超过2.34亿人,⁵形成所谓“未富先老”的情况。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缺口达到1.21万亿元;农村养老风险也在加大,随着家庭小型化、空巢化和土地收益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的功能将日趋削弱。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学者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提出,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将决定其能否成为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虽然目前中国仍然处于“人口红利”阶段,但未来情况不容乐观,“中国今天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到2050年可能会失去约18%到35%”。他们警告,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约3/4劳动者没有养老金以及医疗保

1 赵泽宗、林正锐、姜全吉主编:《逻辑学辅导》(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2 相关研究除了本文引用的Mark L. Haas以美国为视点的研究外,还包括韩国学者Seongho Sheen在APSA 2009 Toronto Meeting上发表的论文“Demographic Peace: Decreasing and Aging Popu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以及日本学者猪口邦子在Beld Strategic Forum上发表的论文“A Geriatric Peace and a New Multilateralism: Democracy and Demography in the 21st Century”等。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页。

4 李通屏等编著:《人口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5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编:《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读本》,第8页。

6 王梦奎主编:《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2006—2020)》,第26页。

险不健全,“如果中国未能在迎接老龄化浪潮方面准备就绪,它将在21世纪下半期面临一场危机”。¹

(二) 人口老龄化与军事和防务开支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中退出生产与创造的人群不断增加,各个负责的国家政府需要在保证老年人生活需要,维持其健康水平以及提高老年护理费用等方面承担更大负担。作为对外战略选择的基础,国家必须审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必须权衡国内事务预算与对外战略预算之间的关系,思考为达成对外战略目标可供选择的手段和成本。在一国总体财政状况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费用支出的持续增长必然会影响用于军事安全的费用开支的扩大。简单来说,就是“到底是枪还是轮椅”的问题。²

养老保险因其延迟支付特征,最容易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当前,退休人口领取退休金的时间比以前更长,社会保障缴费年数因实际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减少,出生率的下降导致费基不断缩小,这三种趋势互动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状况不断恶化。³ 如果前一代和下一代的养老待遇水平都不变,那么后一代就必须支付更高比例的缴费,这被称为负向的再分配效应。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状况非常严重,预计202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3333万,约占人口总数的26.9%;而0—14岁人口为1699万,仅占总人口的13.7%,到那时,日本的人口变化将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⁴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除非日本政府不断提高普通国民的退休年龄,例如2020年必须达到67岁,不然无法缓解后一代人不断上涨的缴费压力。否则,如果保持退休年龄相对不变,现收现付制度下的缴费虽然开始时仅相当于国民平均工资的7%,但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提高到30%。⁵ 日本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团块世代”,即战后1947年到1949年之间婴儿潮时代的出生者,在这三年中共有805.7万人出生,他们是日本战后重建的主力军,也被尊奉为日本现代经济、文化和价值观的缔造者。2007年以后,这批人开始进入老龄阶段并形成大规模退休潮,对社会保障构成严重压力,直接造成

1 Neil Howe & Richard Jackson,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The Demographics and Economics of Retirement Policy in China,"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04, p 2, 5, 11.

2 但这很难直接推论出,国家为了“轮椅”就会放下“枪”,菲利普朗曼认为,老龄化与和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参见 Phillip Longman, "Think Again: Global Aging," *Foreign Policy*, Nov. 2010, p 57.

3 香伶:《养老社会保险与收入再分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10页。

4 日本学者的研究,在2020年前综合来看,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但到2020年后则转为负面影响。参见衣笠智子:「日本の人口動態と経済成長」,「国際問題」,No. 593, 2010年7—8月「合併号」,第23—24页。

5 科林·吉列恩等编:《全球养老保障:改革与发展》,杨燕绥等译,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239页。

日本国内拒缴养老金情况的大量发生,¹甚至酿成了福田康夫、菅直人等大批政治家因养老金缴纳问题而被迫辞职、道歉等重大政治事件。

医疗保险问题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牛津大学教授格雷(Alastair Gray)提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卫生保健需求和卫生总费用增长的观点被证明并不完全正确……年龄并不是一个预测医疗保健费用的特别好的指标……死亡逼近时间明显比年龄更适合作为医疗保健费用的预测指标。”但格雷教授同时指出,根据经合组织(OECD)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支出影响的报告,2000—2050年间,与年龄相关的社会支出的增长大约一半是由医疗卫生和长期护理引起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平均低于19%上升到2050年的大约26%”。²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开支的影响非常明显。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2000年,日本75岁以上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大约是7.6兆日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0.1兆日元,这一年日本所有国民的医疗费用总和大约为34兆日元,也就是说,7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用约占所有医疗费用的1/3。³2008年,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出现了2633亿日元的赤字,而2007年的赤字是2383亿日元,而且拒绝缴纳保险的国民比例不断升高,全国纳付率为88.01%,创造了1961年开始国民保险缴纳以来的最低点。⁴在日本人均寿命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政府已通过法令,进一步削减老龄者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这无疑将进一步恶化已经非常庞大的医疗保险赤字。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0年末日本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达到869兆日元,占日本GDP的比例为181%;而根据2011年的预算,债务总额将达892兆日元,占GDP比例将达到184%。从2009年开始,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费用支出分别为248344亿、272686亿、287079亿日元,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如果仅考虑总额为668兆日元的国债,大约相当于每个国民要负担524万日元,四口之家合计要负担2094万日元。⁵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对此敲响了警钟,他认为面临严重财政危机的日本,“就像在那艘直接前行即将撞上冰川的泰坦尼克号上狂舞的

1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由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等组成。日本政府管辖的养老保险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由拥有5名职工以上的企业参加,以行业或大型企业为单位组成的“厚生年金”。加入该养老保险每月应交纳的保费为月工资的13.58%,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各交纳一半。二是由农民、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以及20岁以上的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国民年金”。日本成立了年金积立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来管理运作总额达123兆日元的庞大基金,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严重亏损,更加剧了年金问题的复杂性。

2 阿拉斯泰尔·格雷:“人口老龄化与医疗卫生费用”,载王德文主编:《中国劳动经济学》,2009年第5卷,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05页。

3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网页:<http://www.mhlw.go.jp/bunya/shakaihosho/iryouseido01/info02d-23.html>。

4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网页:<http://www.mhlw.go.jp/stf/houdou/2r98520000011vw8-att/2r98520000011vxy.pdf>。

5 財務省主計局:『我が国の財政事情(平成23年度予算政府案)』,2011年,東京:財務省,第1、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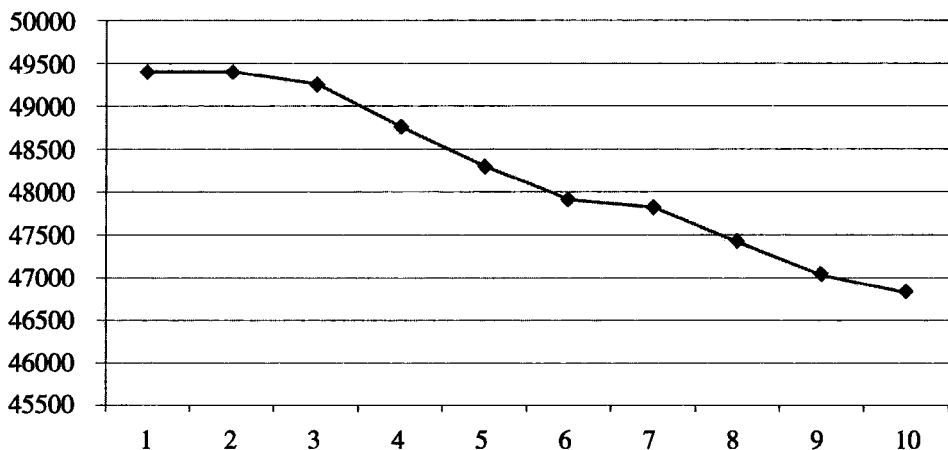


图2 日本过去十年防卫相关费用变迁(2001—2010)单位: 亿日元

来源: 数据来自日本防卫省《防卫白皮书2010》, 根据公布的数据重新制作图表。数据参见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0/2010/html/m2251000.html。

人们”。¹ 考虑到2011年“3·11”大地震的影响, 日本的财政状况在未来几年内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在长期经济不景气加上政府部门财政赤字庞大的情况下, 日本必须深化“行政改革、财政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制度改革, 要对战后以来形成的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全面重构的重大改革”。² 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的防卫安全费用开支明显呈下降趋势(图2),³ 在未来10年, 仅从财政状况来看, 日本军费全面增长的空间非常小。

(三) 人口老龄化与军事可动员人口

战争直接意味着大量人口(包括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非正常死亡, 从而改变人口性别比例和人口分布等。在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最关键的影响是战争动员的可能性。战争中的人力动员实际上是对既有人口资源的全面集中有效运用, 以保证前方和后方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各参战国军队总人数达到7000万之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队总人数达到1.1亿人, 占参战国役龄男性公民的52.4%, 各主要交战国动员军队总人数占国家总人口的18%—21%, 苏联动员量为2700万人, 占本国总人口的14.1%; 德国动员量为1700万人, 占本国人口的21%; 美国动员量为1400万人, 占本国总人口

1 野口悠纪雄:「ついに国債破綻が始まった」,「文芸春秋」88(4), 2010, 3, 第158頁。

2 国武輝久編:「高齢社会の政策課題」, 東京: 同文館, 1998年, 第4、7頁。

3 日本最新公布的2011年防卫费用预算额为46625亿日元, 比2010年减少了0.4%, 大约201亿日元。数据参见: 防衛省:「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 平成23年度予算の概要」, 東京: 防衛省, 第29頁。

的10%。¹不可否认,当代战争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兵员动员量、直接参战人数和死亡人数相对下降的趋势,但必须看到,与战争动员相关的其他类型人员的数量实际上在上升,如为保证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后备兵员、后勤及服务支援人群,还有为保证战争进行的军事工业及相关部门的人员。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很多国家都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不是去进一步拓展国土和海外利益,而是如何确保本国安全。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00年,俄罗斯的总人口约为1.47亿,到2030年这个数字仅为1.29亿人,每年下降大约46万至70万左右,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34%至-0.53%。²从人口老龄化的几个指标来看,俄罗斯未来老龄化程度日益深化之势似乎难以轻易扭转。更重要的是,从俄罗斯的人口性别比来看,男性数量远远低于女性,到2030年有可能突破85:100的大关。而与劳动人口和役龄人口(一般指18—45岁的男性公民)最为接近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表6),考虑到性别比因素及俄罗斯的辽阔幅员,不要说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就是确保本国安全都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表6 俄罗斯人口变化趋势(2000—2030)单位:千人³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总人口	146 670	143 170	140 367	137 983	135 406	132 345	128 864
65岁以上人口比例 %	12.4	13.8	12.9	13.6	15.4	17.7	19.4
0—14岁人口比例 %	18.2	15.1	15	16.1	16.7	16.2	15.3
老少比(总)	44	41	39	42	47	51	53
年龄中位数	36.5	37.3	38.1	38.9	40.0	41.7	43.5
性别比*	87.7	86.5	85.8	85.4	85.2	85.0	84.9
15—59岁人口数量	93 056	96 953	93 977	87 974	82 354	78 649	77 026
15—59岁人口比例 %	63.4	67.7	67.0	63.8	60.8	59.4	59.8
人口密度(人/sq. km)	9	8	8	8	8	8	8

*人口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中的一个子概念,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每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

来源:同表2。

1 利益平主编:《人口理论简明教材》,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3页。

2 根据俄罗斯刚刚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俄罗斯总人口从2002年的1.4516亿人,减少到了2010年的1.43亿人,8年减少22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1.6%,而男女平均寿命差距达到10岁,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调。参见李永全:“俄人口数量继续减少”,载《光明日报》,2011年4月2日第8版。

3 基本数据来源同上。

学界对于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个体心理特征变化也进行了诸多研究。¹ 虽然我们目前还很难在老龄阶段的个体心理特征与国家安全战略决策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但随着整个社会中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长，特别是民主国家中的老龄人口，必然会通过选举等方式扩展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这将是国家在制定安全战略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老龄化对国际安全战略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无论老龄化会推动或是阻碍国际和平，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同时，联合国也在大力推动有关老龄化的共同研究，协调各国应对这种共同挑战。

无论老龄化会推动或是阻碍国际和平，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同时，联合国也在大力推动有关老龄化的共同研究，协调各国应对这种共同挑战。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类似，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期内解决，而且将对国际安全战略产生一些可能的直接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各大国和地区具有不同程度影响

从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分布来看，欧洲的老年人比例将继续保持最高：2009年为22%，2050年为35%。相比之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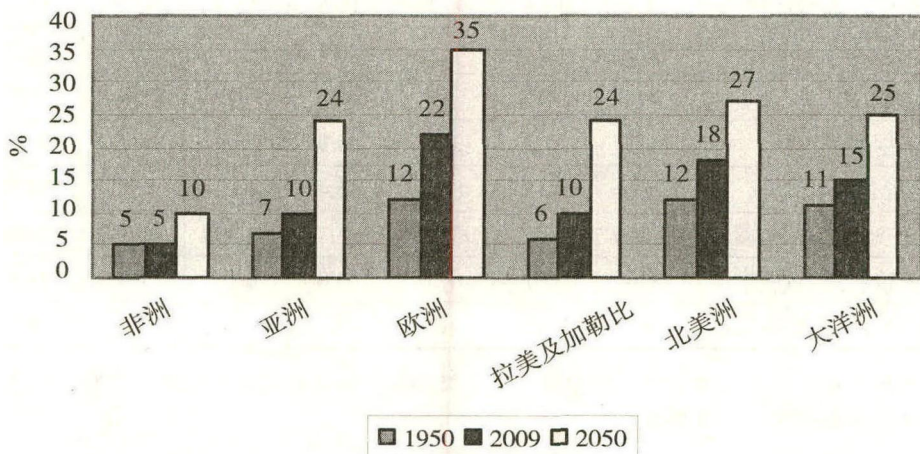


图3 1950年、2009年和2050年各主要区域60岁或以上人口的分布情况

来源：根据联合国数据重新制作，数据参见网页：<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population/ageing.shtml>。

¹ K. W. 夏埃、S. L. 威里斯著：《成人发展与老龄化》，乐国安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70页。

洲60岁或以上人口比例2009年为5%，到2050年预计只有10%。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预计将是老年人比例增长最快的地区，2009年老年人比例都为10%，2050年都将增至24%（图3）。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的最大影响体现在国家战略基础和战略目标的重新构建。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和卫生保健公共预算的增长，到2020年前后会出现加速上涨的趋势（表7）。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这个比例明显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而且增长速度也相对平缓，按照中等出生率推算，2020年美国平均年龄仍保持在37.9岁，2050年才41.7岁。相比较来看，日本的这两个数字将可能达到48.6岁和55.1岁。中国的下降速度也很快，分别为37.1岁和45.2岁，基本上介于美日的中间水平。如果结合美国白宫公布的2010—2015年国防预算（估计额）的情况来看，其占GDP的指标至少在五年内仍将保持在非常稳定的水平（表8）；而且从战争期间国内可依靠和动员的主体人群（15—59岁）比例来看，美国也具有鲜明优势，特别是与中国和日本相比较而言（表9）。因此，从人口安全的角度来看，到2020年，美国对外战略选择

从人口安全的角度来看，到2020年，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不需要太考虑人口问题，或者说美国受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制约程度较小。

表7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支付养老金与卫生保健公共开支预测（占GDP比例，单位：%）

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1995年	10.5	10.5	17.6	12.6	11.5	17.3	19.7
2030年	15.5	17	25.8	22.5	23.1	28.8	33.3

* 美国2010年最新的预测，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在2010年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为4.9%和3.5%，合计为8.4%；203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6.1%和6.4%，合计为12.5%；2050年比例分别为5.8%和8.7%，合计为14.5%。比2001年的预测要更低¹。

资料来源：CIA: *Long-term Global Demographic Trends: Reshaping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July 2001, p 26.

表8 美国国防开支总额预测（单位：10万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预算估计	692031	721285	653424	633918	642903	657336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budget/fy2011/assets/hist04z1.xls>。

¹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2010*, Washington DC, 2010, p 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prb.org/pdf10/10wpds_eng.pdf.

不太需要考虑人口问题,或者说美国受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制约程度较小。¹

表9 中美日三国15—59岁人口预测(2010—2050)

年份	中国		日本		美国	
	人口(千人)	百分比(%)	人口(千人)	百分比(%)	人口(千人)	百分比(%)
2010	918 242	67.8	71 532	56.3	195 633	61.6
2015	923 491	66.2	68 617	54.5	199 831	60.1
2020	923 484	64.5	66 663	53.9	202 314	58.4
2025	905 723	62.3	63 990	53.0	205 359	57.2
2030	873 581	59.7	60 239	51.3	209 983	56.8
2035	845 507	57.8	55 030	48.4	215 057	56.6
2040	832 625	57.2	50 983	46.4	219 556	56.5
2045	807 240	56.0	47 746	45.2	222 521	56.1
2050	760 255	53.7	45 345	44.6	224 544	55.6

来源:同表2。

相反,在未来10—20年内,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制约。美国学者也因此在预测2020年的世界大国格局时说:“我们并不否认有可能出现一个强大、团结的欧洲和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日本,但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将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²

(二) 国际安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可能继续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升温

目前,学界比较重视“青年群体膨胀国家带”与国际冲突的关联性问题。³数量庞大、比例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团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情况下,面临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减少的耕地和淡水资源等带来的“人口结构风险因素”也很可能会造成冲突的恶性循环以及政治形

1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同样受到老龄化问题的困扰,而且世界主要国家的老龄化将迫使美国更有必要重新审视目前的主要战略及政策。参见 Mark L. Haas, “A Geriatric Peace? The Future of U. S. Power in a World of Aging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Summer 2007, p 114。

2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December 2004, p 48.

3 研究综述参见 Helge Brunborg and Henrik Urdal, “The Demography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4, Special Issue on the Demography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Jul., 2005, pp. 371-374。

势的恶化。¹ 亨利克·乌尔达尔 (Henrik Urdal) 利用大量数据资料论证了几个假设: 青年群体 (youth bulges) 膨胀国家要比其他国家更易出现政治暴力; 国家对外依附程度越大,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 国家经济发展越慢,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 高等教育越发展,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 国家专制程度越强,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 城市化程度越高, 对青年群体采取政治暴力的影响越深。²

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如果又恰巧位于历史和地缘政治比较敏感的地区, 这些地区通常拥有重要的能源资源, 也存在宗教或种族冲突等导火线, 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目前, 年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已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地带, 从拉丁美洲安第斯地区穿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直至中东及高加索, 然后再到南亚北部。按照西方学者的预测, 虽然这个新月形地带内的国家同样面临人口减少的压力, 但到2025年前后, 仍然有36个国家处于“青年群体膨胀”之中, 其中大部分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中东、亚洲的国家和部分太平洋岛屿国家。“青年群体膨胀”在某些国家将转变为正向的“劳动力膨胀”, 进而为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包括拉美的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以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中东地区的土耳其、黎巴嫩以及亚洲的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等; 相反, 中东的伊拉克、沙特、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则可能出现负面发展趋势, 国内及地区动荡可能向相关区域蔓延。³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 到2020年, 上述国家的青年人口 (15—24岁) 比例的确非常高, 与发达国家平均10%左右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 (表10)。2011年

目前, 年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已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地带, 从拉丁美洲安第斯地区穿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直至中东及高加索, 然后再到南亚北部。

表10 世界部分国家15—24岁人口变迁预测 (2010—2020) (单位: 千人)

国家	阿富汗		也门		沙特		伊拉克		巴勒斯坦		巴基斯坦	
	人口	%	人口	%	人口	%	人口	%	人口	%	人口	%
2010	5 851	20.1	5 359	22.1	4 949	18.9	6 272	19.9	879	19.9	38 658	20.9
2015	7 026	20.5	5 996	21.6	5 298	18.3	7 445	20.7	1 053	20.7	40 353	19.6
2020	8 140	20.6	6 478	20.5	5 490	17.4	8 292	20.6	1 230	21.2	42 506	18.8

来源: 同表2。

1 莉萨·马斯尼、理查德·辛科塔:“审视人口与安全”,载世界观察研究所编:《世界报告2005重新定义全球安全》,曹建海、谢玲、邓文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 Henrik Urdal, “A Clash of Generations? Youth Bulge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3, Sep., 2006, pp. 607-629.

3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第37—38页。

初在北非中东出现的动荡局势与“青年群体膨胀”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三)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可能引发新冲突

人口流动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引发新的冲突。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05年的国际移徙者人数为1.92亿人,2010年预计将达到2.1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3%。大约1.28亿国际移徙者(61%)将居住在发达国家,另外8200万人(39%)预计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2010年,国际移徙者将占发达国家人口约10%,但仅占发展中国家的1.4%。预计欧洲收留国际移徙者的人数最多(33%),其次是亚洲(28%)、北美洲(24%)、非洲(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大洋洲(各占3%)。预计高收入国家将收留所有国际移徙者中62%的人。¹

如今,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在推动类似美国式的“新陈代谢”——接纳外来移民。大规模的新移民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国国内民族、种族、宗教的多元化,同时也会带来传统国家身份的模糊和再清晰。

李大钊先生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曾这样评价美国人口保持年轻化的秘诀,认为其他国家很难复制,“新陈代谢,以初来之繁,补久居之衰,美国人口得以维持,亦宇宙之一奇观也”。²如今,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在推动类似美国式的“新陈代谢”——接纳外来移民。大规模的新移民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国国内民族、种族、宗教的多元化,同时也会带来传统国家身份的模糊和再清晰。

萨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面临的身份挑战中,除了苏联的消失外,其他如多元文化与多样性理论、来自拉丁美洲、亚洲的第三波移民潮、移民不讲英语现象的出现等都与人口流动有直接关系。³与美国相比,俄罗斯面临的挑战更加现实、直接。除了人口下降、地域分布不均衡、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缩短、劳动力枯竭等危险之

外,“俄罗斯还面临着人口民族结构上的重要变化——个别地区俄罗斯族人比例大幅下降,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人口民族构成上的本地化和单一化、宗教信仰上的伊斯兰化、文化取向上的非俄罗斯化倾向,而这些倾向势必会助长当地政治上已有的分离主义思潮,进而对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也认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需要从亚洲邻国引入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会不断增加。“类似这种人口迁移已经造成社会紧张,并且被

1 《世界人口趋势 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42届会议,2009年3月30日,第15页。

2 李大钊:“战争与人口”,载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1页。

3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页。

4 程亦军:《俄罗斯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政治家所利用，大规模外来者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将造成社会、政治和外交的紧张状态”。¹

特别要提及的是阿拉伯裔人口的流动。据统计，2000年，以摩洛哥为首的17个阿拉伯国家共向经合组织国家合法移民491638人，主要流向法国（接受了约48.1%）、美国（11.6%）、西班牙（7.2%）、意大利（6.3%）、加拿大（5%）等国。而且，部分国家的阿拉伯裔往往流向特定的经合组织国家，如进入西班牙的摩洛哥人占进入西班牙的所有阿拉伯裔人口的88.3%，法国的情况则是52.5%。而且，这些阿拉伯裔移民相对年轻，比例最高的是35—44岁群体（大约23.4%），男性的比例比女性要高（大约占55%），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持续下去，²已引起欧美社会的高度重视。当然，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国内的保守主义，甚至排外主义可能抬头，例如日本石原慎太郎的“三国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人口老龄化还可能引发国际战略手段的一些微妙变化：从综合国力竞争的层面来看，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可能会更彻底地转向可持续发展、高精尖领域争夺以及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的掌控；具有全球核心影响力的大国在安全战略上，有可能被迫做出调整，从传统的直接全面干预、出兵占领等成本较高的方式，更多转向依靠结盟、强调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作用，等等。³

阿尔弗雷德·索维在他的名著《人口通论》中这样谈及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现代一切现象中，人口老化现象是最无可怀疑的，最易于衡量的，其后果是最有规律的，最易于在事前预测的，又是最有影响的。但或许也是人们所知最少的”。他同时提醒我们，“那些最容易衡量，最常见的社会事物也就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事物”。⁴显然，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准确预测和应对，将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国际安全战略的基础和走向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准确预测和应对，将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国际安全战略的基础和走向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1 CIA: *Long-term Global Demographic Trends: Reshaping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July 2001, p. 19.

2 相关数据采集自：Philippe Fargu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rab Region: Trends and Policies*, Beirut: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May 2006.

3 参见 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2, Spring 2002, pp. 233-248.

4 阿尔弗雷德·索维：《人口通论》（下），查瑞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5页。